

澳華新文苑

第1088期

禪境與自轉：吳正的文學追求與生命追求

何與懷

在當代華文文學，吳正是一個特殊而且珍貴的存在。很多人說，吳正的作品極為突出地體現了“海派”小說的藝術特點，已成為“海派文學”的標榜式人物。說吳正是一位“標榜式人物”沒錯，說“海派”藝術特點在其作品有所體現也沒錯，但是，對吳正而言，“海派”的概念太狹隘了，“海派”特點又豈能概括得了他的全部創作——一位懷著深深滬港情結又充滿宗教情懷而且文學風格多變的兩棲作家的全部創作？

本文試以“禪境”與“自轉”兩個境界，簡談吳正的文學追求與生命追求。

禪境：吳正的文學追求與生命追求

吳正告訴我們，人生的全過程是一個點滴不缺的完整體；而人生的三度境界是你、我、他。

出世之一刻，人生只有今天與明天，沒有昨天，這三度境界開始分離，形成世界；而離世之一刻，人生只剩下了昨天與今天，沒有明天，這三度境界再度合攏，世界的畫面收卷而去，一切化為烏有。所以，說到底，人的一世總共也只有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今天將是明天的昨天；明天曾是昨天的今天；惟昨天，才是今天與明天在回憶中對已逝去了的某一天的共同稱呼。明天，我們都將在哪裡？會在想些什麼？幹些什麼？企盼些什麼？——這個問題的突然提出往往會令所有人悚然啞然以及不得其門而入的赫赫然。當然，這個所謂“明天”是一種廣義上的明天的概念。其實，何止人生，整部人類史也只有三天。人類的昨天——指遙遠了再遙遠的過去；人類的明天——指直到人類可能毀滅的前一刻為止；而人類的今天則短暫到與眼下我們正歷經的那個瞬間完全疊合的一刻。而這，不正是神的一種偉大的藝術構思或者構思藝術嗎？

吳正說：

如此哲理元素雖然平常，但卻深奧無比。讀者覺得理所當然；於作家，則必須時時刻刻將此生命光譜的解析圖表瞭然於胸中。宏觀而言，這是小說創作的基準點和基礎。而只有將此精神吃透、嚼爛、徹底消化了，並將之化為其有機創作生命之一部份後的作家才有希望在某一日擁有了能寫出一部超越時空疆限的作品來的可能性。

這些話，可以從吳正的藝術文集《風聲雨聲讀書聲》中找到。

吳正這部洋洋大觀的藝術文集尚未出版，本文不計劃對它作太多的評介。就談一些吧，例如，吳正關於“冷文學”的論述，會有助於我們進一步理解他的文學追求生命追求。

高行健獲諾貝爾文學獎後，出現各種爭論，當時我也寫了一些文章參加討論，其中一篇是關於“冷文學”與文學的真實性。我談到，1990年高行健結束費時七年寫成《靈山》之後，正式公開提出他主張一種冷的文學。他說，文學原本同政治無關，只是純然個人的事情，一番觀察，一種對經驗的回顧，一些臆想和種種感受，某種心態的表達，兼以對思考的滿足。這種恢復了本性的文學，不妨稱之為“冷的文學”。它所以存在僅僅是人類在追求物欲滿足之外的一種純粹的精神活動，對於大眾不負有甚麼義務。冷文學是一種逃亡而求其生存的文學，是一種不讓社會扼殺而求精神上自救的文學。在高行健看來，所謂作家，無非是一個人自己在說話，在寫作，他們既不是為民請命的英雄，也不值得作為偶像來崇拜，更不是罪人或民眾的敵人，之所以有時竟跟著作品受難，只因為是他人的需要。當權勢需要製造幾個敵人來轉移民眾注意力的時候，作家便成為一種犧牲品。高行健這個文學主張，和他的“逃亡”的政治、生活、哲學觀念一致。

長橋日落震撼心靈

一走下汽車，一幅絢麗流動、震撼心靈的畫面就展現在我的眼前：

那平靜的湖面廣闊無比，水上有三座平衡

並列的長橋，它們之間相隔有千米之遠，其中最長的一條有351米。長橋就好像三張特別長的椅子，都被安放在水面上似的。湖水流進入口後就直接匯入太平洋，這個淺淺的淡水湖為塔古爾湖（Tuquerah Lake），湖的表面積有81平方公里。每當滿潮時，湖水的覆蓋面積就約有5400公頃。現時值九月澳洲已是春天，你看，夕陽西照下的湖面波光粼粼，微風拂過泛起一圈圈漣漪，真是湖景無敵啊！

我踏上長橋一看，原來長橋離水面不到一米，水面上漂浮著一片片水草，水草下時現最長有一米多長的鱉魚，在擺動遊玩。一群群鴨在遊著遊著，不時鑽入水中捕食小魚……

長橋是用小木柱架成的，寬不到兩米，欄杆是在右邊，左邊空著是讓遊人更好地觀賞美景。不過行走時要特別小心，尤其是年長的長者。然而，遊人也不必太擔心，因為，這片海域設有海上救護隊並且日夜值班，雖然遊人很多，但發生事故的例子卻並不多。

欣賞美景也是各取所需，因人而異的，就像家庭主婦每天買菜那樣，蘿蔔、青菜各有所愛。有許多人由於路途、時間等原因，一大車旅客大白天天來到此地，雖然，無法見證日落，但也親眼觀看了這裏長橋日落的場景；有的人興致遠遠觀天、白天、飛鳥向著太陽飄動的倒影；有的人卻喜歡靜觀湖魚漫遊及野鴨潛水捕魚，嬉戲追逐；更有人愛在日落後，夜觀星星、明月、烏雲等天象……

當我走到長橋中間的時候，被同行者叫停留留影。此時，我想如果今天能邀請到一位當代的“朱自清”來寫一篇日落的散文，那該多好啊。

我們走到長橋的盡頭，舉目望去前面有一排橫臥於湖、海相隔之處的山崗，它是大分水嶺山脈的一部分，名為旺塔幹（The Watagan Mountains），高達641米，夕陽是從它身後落下去的。我一直望著落日，它的顏色不斷地變化著，由紫紅而深紅而粉紅而淺紅……。夕陽一釐米一釐米地往下沉，從山崗上落下去後，還可以看到從海水裏反射上來的餘暉，不過很快就没有了。

行文至此，朋友，你一定會問我，你所去欣賞日落的美景是在何處？是在中國杭州，是在廈門的十里長堤，還是在緬甸、荷蘭、葡萄牙……。不，都不是，它是在澳大利亞悉尼北89公里的懷昂山鎮，再向南15公里，塔古爾湖的對面，開車從懷昂山鎮去長橋還要21分鐘。為了節約時間，各個觀看日出、日落的景點大多數都有時間表，旅遊者務必先在網絡上看表後再行動。



■剪紙《玉兔獻瑞》（設計制作：王存德、熊大蒂）

吳正則這樣解說：“冷文學”始終扮演一個中性了表情的故事講述者，連音調的起伏都顯得平淡平常和平靜。要扮得真扮得像扮得酷扮得帶幾分優幾分雅扮得自始至終都能沉得住氣。任何場合任何題材任何情景任何感觸都不會叫你失態，叫你喜怒哀形於色。於讀者，冷文學更多時是一種暗示與引導，如果故事人物玩世不恭，讀者會隱隱發覺她或她已被這世界玩夠了的緣故。吳正認為，其實，冷文學帶領讀者向著作者熾熱非常的內心世界冷靜而有步驟地引導，所表達的感情強度比熱文學更強烈百倍。這是地殼之下燃燒著的感情的岩漿向著常溫的地表表層上升的結果。表面岩層的冷卻、凝固和堅硬只不過是一種心情的表徵，是在人情與人際關係在大社會環境中感覺到不得不凍結，敏感得無法不麻木，是另類哀莫大於心死的表述方式。

高行健把文學創作視為“個人的生存對社會的一種挑戰”。他提出“真實是文學的倫理”這個意義重大的命題。他對“冷文學”作了一個“第三隻眼”的比喻——“第三隻眼”就是超乎自己以外的一個目光，一種注視，也觀照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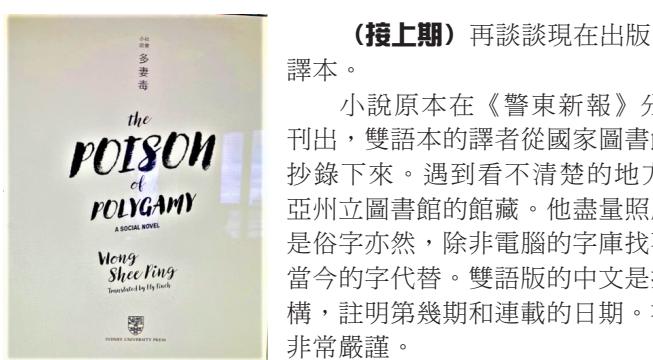
吳正則展示這樣一個公式：記實文學→歷史（或歷史人物）小說→虛構小說（寫實主義）→一種純粹意義上的虛構小說（即意識流或類意識流小說）。還有一個相對應的物理公式：牛頓力學定律（適用於實用的物質世界）→狹義相對論→（拓廣了思維空間的）廣義相對論→量子引力學。吳正說，一部達到了“量子引力學”這一理念層次上的虛構小說實質已經成為了一部純思維主導的小說了，它已完全脫離了情節主導的傳統小說的敘事模式。

吳正以霍金的《時間簡史》說明：無論是科學還是藝術，都與宇宙本身的演變有著驚人相似的生命本質。它們靠互相間的斥力而飛離，又靠互相間的引力而凝聚，它們時刻處在膨脹或縮場的過程中。它們的起點與終點都是一種叫作“黑洞”的宇宙現象，而黑洞之中又包含著一個叫“奇點”之點（注意：奇人——奇病——奇書——奇論——奇點）。“奇點”既是宇宙的種子也是宇宙演變所結出來的果實：死亡與再生並存。就這項概念來說，其哲理涵義與中國道教中的陰陽八卦圖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黑白兩個“奇點”互相轉換，這便是“禪”境。道理很簡單：人一旦入“禪”，時空概念便頓失其意了。（未完）

天暗下來了，冷了，風也大了。我眼前的美景一下子就消失在廣漠的寧靜之中了。此時，長橋上的遊人也三三兩兩地往回走了，突然間我聽見有人發出哀歎之聲，聽得出那肯定華人的哀歎。人在觀看美景時，各人的感受是不同的。有的人因景美而心美，美景陶冶了他的情操，洗滌了他的靈魂。可是，總是有人認為“日薄西山，氣息奄奄”而心情悲涼，思緒萬千。其實，日出、日息這是自然現象。黑夜過後不就是白天嗎？何必為日落而感歎悲傷呢。既然出來遊山玩水，觀察大自然的日月星辰，那就愉快地去欣賞，去享受，去愛吧！不要老是把自已當成是“斷腸人在天涯”的人。

當我走下長橋的時候，突然想起了遠方的朋友，我要把我所看到的一切都告訴他們，朋友，我們也來一個“千里共日落”吧！

要起路回家了，還要駕夜車一百多公里呢，兩個多小時的車程也夠折騰人了。在還沒有登車之前，我又回望了已在夜色茫茫之中的湖面，塔古爾湖啊，塔古爾湖，我是悄悄地來到，但我沒有悄悄地走去，因為，我從您那兒帶走了一幅長橋日落的震撼心靈的圖畫！



■《多妻毒》雙語版封面



■國民黨開會合照（《多妻毒》插圖）

沙門雪陽
沙門那一粒大願的流沙
在等江河回頭，滄海乾枯
等不可思量的東方虛空
容得下一個死亡的筋斗
拈花的童子被雷電掃喝
今天地覆地翻春雨痛苦
太陽突然回首 令雲峰含羞

黎明進生
在黎明與黑夜之間
有段守候的混沌
影子從黑幕裡隱現
邊界才開始閃閃入瞳仁

且讓我們去詩汗
捕捉心靈的黎明
沒有理由哀傷

神知方白
我唱了三兩的瀟州
我的神知
都已經糊裡糊塗
但我仍在咀嚼
最後的那一點

老乾媽的味道
我以前
沒有咀嚼出來
可現在
居然越嚼越有味

我醉了
伴隨我最後的一點清醒

酒井詩選
居然是
老乾媽的味道
一代梟雄
方浪舟
一個流氓，
找到適合自己的土壤，
發泄所有潛藏的熊量。
不惜一切代價，
樹立自我不可動搖的
權威；
不惜一切代價，
忽然而又利用身邊的
人脈關係；
不惜一切代價，
掩蓋而又推卸自己的
缺遺與失誤！

詩人廣海
是山野林間小鳥
不是玩家籠中寵物
是長空翻飛鷹擊
非花間撲蝶蝶舞
暮閣鄉鄰民樂
不羨殿宮宮譜
胸有蒼穹大地
眼探深海珊瑚
每當寫詩的時候
總有朝聖的莊嚴
意念沐浴更衣
然後正襟端坐
拿起最好的筆
擷取最合適的字體
生怕污染神聖的詩

在詩面前
自己是永遠無法畢業的
學徒

情歌為您唱——金沙酒樓“鄧麗君之夜”

陳昆西

2022年，從四月到九月，位於悉尼南區的金沙酒樓成功舉辦了五場主題迥異的音樂晚會，獲得了悉尼華人各界的好評，尤其是9月那場悉尼情歌王子李振華“情歌為您唱”音樂晚會，門票兩天就售罄，大受歡迎，觀眾期許著下一場早日到來。金沙酒樓總裁馬莉女士的團隊和總策劃游龍先生在精益求精的宗旨下，繼續“情歌為您唱”這個主題展開系列演唱會的第二期。經過甄選，決定邀請朱炎萍舉辦“金沙酒樓情歌為您唱—鄧麗君之夜”。朱炎萍將借金沙酒樓之寶地，讓大眾領略“有華人的地方，就有鄧麗君的歌聲”。

朱炎萍科班出身，畢業於天津音樂學院聲樂系。她人美，有觀眾緣，一張圓潤的臉龐，柔情似水的雙眸，甜美溫柔，典雅端莊，笑起來給人一種如沐春風的感覺。她和鄧麗君神似，很有親和力，不帶有任何侵略性，一顰一笑都散發著自然的魅力。

她唱歌甜美動聽，台風自然，歌聲也酷似鄧麗君。更重要的是，她歌聲裡有靈魂，傳達著一種極不平凡的精神之美。

“鄧麗君之夜”晚會定於2023年2月3日周五晚上六點半舉行。晚會將由多才多藝的吳悠先生作導演，這次他不僅會和朱炎萍同台演出，還將邀請若干活躍於悉尼文藝界的知名嘉賓們助興。“情歌為您唱”第一期的嘉賓澳洲大亞劇院院長弘弘繼續參演第二期，她愛好歌唱和京劇，既會演唱江南小調，也擅長戲曲表演；悉尼第一屆鐘射唱片大賽冠軍的龐安鴻Anson，將一展歌喉；來自上海的中國國家一級演員、澳華著名歌手于佳易，將用她寬廣的音域帶來美妙歌曲；澳洲著名二胡演奏家劉家因，將表演她的拿手二胡曲目。看著演出預告，節目真的是精彩至極。

感謝金沙酒樓，為悉尼華裔民眾帶去了溫暖的春風，安撫了心靈。



■舞台上的朱炎萍

既有懷舊主題，又為兒童捐助；既鼓舞人心，又富有深意；既有陳百強專場，又有鄧麗君之夜。金沙酒樓的這一系列活動，情懷和公益遠遠大於生意。傳承著中華文化，蘊含著濃濃的誠意。用美食傳播著悠久的中華文化，用歌聲傳遞著高尚的人文情懷！



■《踏雪尋梅》水彩 晁鐵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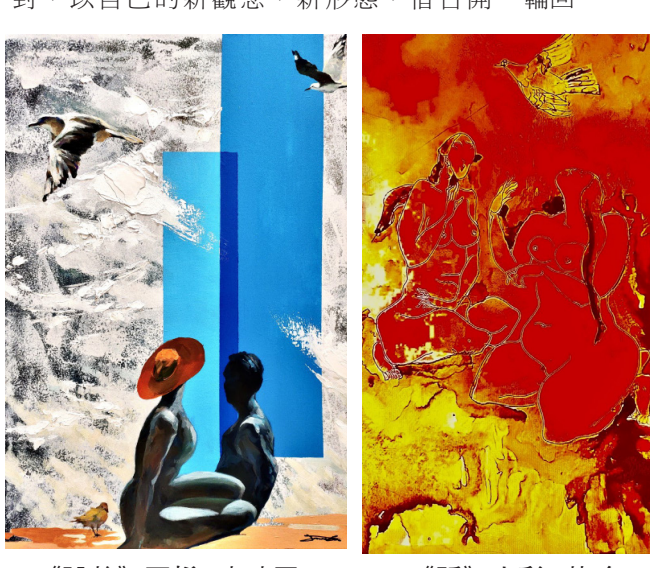
■《兔躍新程》國畫 陳秀英

迎春破臘兆吉年，南羸丹青紫霞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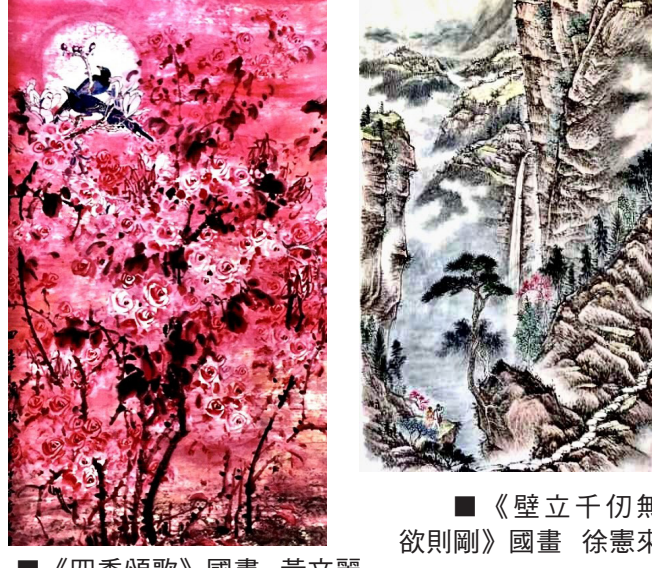
澳大利亞炎黃畫院舉辦《賀歲迎春》國際藝術聯展

迎春破臘兆吉年，南羸丹青紫霞天。《賀歲迎春》網絡藝展在迎新年之際即將上線開展。本次藝展除在澳洲本土藝術家外，還特意邀請了來自中國大陸、中國港澳地區、英國、比利時、新西蘭的藝術家們。炎黃畫院的丹青高手，在中西文化的碰撞融合中，並不固步自封，以自己的新觀念，新形態，借古開今，中西穿插。

127件作品的水墨飛揚，色彩絢麗，標誌著藝術上的成熟，思維上的突破，構圖上的新穎，表現上的自信。件件作品都是宏揚文化的商舞夏鼎，藝術瑰寶的和璧階珠。穿越時光，在歷史的隧道中，聆聽畫面中神秘啟示：那千古興亡互世不絕的輪回……



■《盼望》丙烯 高建平 ■《祈》水彩 黃瑜 ■《四季頌歌》國畫 黃文麗



■《壁立千仞無欲則剛》國畫 徐惠來

澳洲華人第一部小說

其詳的註解感到佩服。如果以翻譯的信、達、雅三個原則來評判，從“信”的觀點看，我幾乎找不到什麼翻譯錯誤的地方。一般來說，老外翻譯中文作品，錯誤不會在艱深的詞句，因為艱深的東西盡有字典詞典可查，往往栽倒在最普通的詞語，因為這些東西他們自以為沒什麼難的，就錯在那裡。所以我覺得非母語學者翻譯以後，最好找一個母語的人檢查一遍。這個譯本我感覺就是經過中國學者看過的。正因為譯者並不是哪個大學的教授，他能放下身段讓別人檢查過，我所知道的很多有名的老外學者，自以為是專家，中文沒有問題，往往就會在小地方犯錯。

另外，需要說的是譯者所下的功夫，他把所有的典故除了翻譯其意思外，還在註解中找出其原始出處和來由，並不厭其詳地解釋和翻譯出來。這種作法不是一部翻譯必須的，倒是以學術為目的的譯本才需要的。當然這份功夫一方面為“信”做了堅實的明證，另一方面增加了譯文的價值。

從“達”的觀點看，譯文充分表達了原文要表達的意思，也可以說是順利通過。但從“雅”的觀點看，就值得仔細分析一番。

由於譯者想要保留原文的風格，所以英文往往是不照英語習慣，以至於不自然，不流暢。至於這種作法是否可取，只可以說見仁見智。在翻譯界有人贊同，認為這樣才不失真；但有人反對，覺得首先要吸引讀者看下去，如果看起來太彀扭，讀者提不起興趣，你譯得再好也沒有用。其次就是註解的繁多，讀者不看怕失掉重要的信息，看又不斷打斷閱讀的順暢，所以把讀者置於兩難的境地。我猜想它所以沒有得到“州長翻譯獎”的原因之一，也正是為此。但是對某些讀者來說，這些努力卻是求之不得的。

幸虧作者在他的自敘中提出他對讀者選擇的對象包括研究澳洲早期華人歷史的學者，或有興趣的人，當然也包括不懂中文和對中國文學歷史不甚熟悉的人。所以他所作的功夫肯定不會是白費的。但是，這類的讀者畢竟是很少很少。因此，我們這些為學術而翻譯的人註定要忍耐寂寞；在此我不禁要灑出一掬同情之淚了。

（接上期）再談該現在出版的雙語譯本。

小說原本在《警東新報》分53期刊出，雙語本的譯者從國家圖書館的館藏報紙細心抄錄下來。遇到看不清楚的地方，參照了維多利亞州立圖書館的館藏。他盡量照原版的字體，即使是俗字亦然，除非電腦的中文找不到的字，只好用當今的字代替。雙語版的中文是按照報紙連載的結構，註明第幾期和連載的日期。在這些方面可以說非常嚴謹。

雙語版又搜尋了一些珍貴的照片，為它增加不少時代色彩。例如幾張維州華僑社區的生活照：有女人的，有小孩的，還有街景。給於讀者鮮活而深刻的印像。另外，還有些富有歷史性的照片，譬如神氣的四邑會館，兩層樓的建築，前院和圍牆很氣派，顯示四邑籍的華僑的經濟實力和自豪。還有國民黨開大會的合照，看起來該黨在澳洲的力量不可小覷。

因為我要寫推薦文章，所以我對譯文作了較為仔細的檢查。我衷心對譯者Ely Finch致以極高的敬意。首先要讚嘆他嚴謹的態度，其次對他不斷